雅笑

每自滑稽騰吻、駿辨驟空、掣電奔濤、稪芬稿竹、[illegible]坒亶記、大都浮沉塵盬、傷俚傷訛、斷斥曰譯奇、竟成嚼蠟、夫英雅豪傑、美月、嘲風、其致若淺、其趣實深、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豈謭謭者所佗邑賞哉、余弱冠遊温陵、得晤李卓

王先生青山覽勝、白日談奇、諸所著
述、克盈鄴架、獨是編也、先生以爲不
足傳、予固謂之篋中久矣、邇因落帆
金陵、流覽百氏、靡所得當、而鷄林裒
漈、求索愈紛、尒無以應、探篋中三劄、
爲之標其伏、暢其諧、綜其核、機鋒滑

橈、逕溢縹緲、畸而匪尊也、詭而非踢也、徽黍而匪孟浪也、懸之都門當爲矣、慳樓奇者發一大噱、背先進有言曰、古人一字一語、皆可自鑄、予亦以爲獲若天趣、醯鹽芹茸、足當麟脯、鼂雉鷄、犬可作鳶魚、嘻笑怒罵、總是文

棱炎句挾風霜、駭心奪目、熊熊魂魂

者、倏骨揚眉之副耳、爰不彼而弁旃

古臨天水楨熙姜肇昌題于自

全齋

雅笑

一卷

項王垂淚　嘴尖

麥舟　杜祁公

帝阜　崔郊

爲扇發市　飲酒

平生二事　虀汁爲美

擣碎乾藕　一字三縑

買脘空　對飲

曾巳　黃允

二卷

慳　歇後語

得效方　苜蓿爲饋

四臟　明年同歲

鞋楦爲核　好畜古琶

辨鈴鐸　用鴨將兒

蝦蟆無尾　諱道字

躂貫猶同　孝經篆題

好古便宜　酒令

三卷

岳丈　碧紗籠

楕隱　石尤風

蟾蜍　霧行

荒歉饑饉、入侵　爆竹

寒食清明　急急如律令

破瓜　無恙

摣皂旗　濫觴

捭闔　蝴蝶

堯舜禹夢　承丁朔毋
四時天　井觀
鳩　五風十雨
雜書雞信　十端
牽牛

雅笑一

温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楨熙校訂

咲

讀之可以浮白談之可以舒眉

牛僧孺

不受得好

牛僧孺詰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問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齎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擲回

幽閑鼓吹

理直氣壯足怯强梁

張相遇盜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
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
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
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何不可也顧吾輩麄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
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
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

酌飲之二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豘肩以指分爲數段舉而啖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若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段得好

蘇子由僦屋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

好房主

又以爲强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徐鉉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

亟命左右藝以付之。聖宋掇遺

兄弟兩易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青瑣高議

但有意

只時得害

决舉子僕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淩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其狀走府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並其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

捷不多對幾十抶

有先見

難兄難弟

鬬毆罰錢

韓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出錢終日紛争相視無敢下手者青瑣高議

朱子京奢侈

朱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内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

以說得淡志氣却兩得妙

也是有不從諛墓得者當嘆劉人持去矣

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煑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煑飯是爲甚的 雜記

劉乂

劉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曹景宗

說得的快人真悶人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拆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人氣盡

孫秀才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

文正教人

一好學思

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文正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詞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明年俱辭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東軒

段大異本作 乃至買也 異本無

段文昌買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江陵街東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于渠上脫屐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 纂異記

項王垂淚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一揆 木

不哭得他淚出也不害快

徑升偶坐據神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戲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戲我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夷堅志

嘴尖

僧堅老大和李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

快在先下一著對語便無顏面自處

端初爲少卿堅老袁鳴端初操俚談謂曰子嘴尖如此誠好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庶當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堂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揮麈錄

不當時處分請而後與不欲也了[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而後求不矣哉

麥舟

范文正公仲淹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答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有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杜祁公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昏，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郤祁公之議者，兄也；令乃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從之。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

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旣出仕頗屢門下無與敎兒讀書者耳凡遣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

聞見錄

韋皐

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稍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

訖丈人對丕還爽利寫得好

辭東游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贈皐一一壁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皐也非韓翺苗氏曰若韋皐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皐

趙秦不必杖死亦不必然快

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時泗濱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唐宋遺史

和之以詩曰壁笑相如田笑秦誰能物色向埃塵而今不及張延賞也要矜夸作丈人又曰疎曠非關傲與秦祇因俗眼自軒塵不知妻子知否交代而翁豈異人

崔郊

好緣人

世間安得有此人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
既貧鬻婢于連帥于頔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
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覩詩令
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
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
婢同歸至于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 唐宋遺史

為扇發市

東坡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其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

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外紀

飲酒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東坡志林

平生二事

黄寔自言生平有二事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

寄長之大光也以送人爲欣之入也

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幘鼻自滌研于淮口索箧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我平生稍慰有此二事也

虀汁爲美

太宗皇帝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䉋含嗅之 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臣止憶一

吃時快說時又快一

夕寒甚擁鑪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湩亍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玉壺清話

[illegible]碎乾藕子

後唐馬郁爲秘書監時張承業權貴任事與客宴集陳列珍果客無敢先嘗郁食之必盡私戒主者它日郁至惟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

可啖靴中出一鐵鎚擿碎而食之丞業大笑為公易之云勿敗吾棊 續世說

一字三縑

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因請湜為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遺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令公何遇我薄也碑字三千一字三縑更減不得度笑酬

裴度辟耳皇甫湜卽令作文從

與絹九千疋浞受之無媿色唐闕史

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荐引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揮麈錄

對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爲吳興

大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管巳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營巳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答曰卿嘗與吾而油數盆是亦力穡營巳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王鎮金陵褒文以往錫賚頗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巳者今巳一成矣比諸伯叔何

此妻豈害

箇爲勝耶妻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江南野史

黃允

後漢黃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壻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此妻能事

初似無氣峻於[illegible]被道中亦自快

劉穆之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饑。何忽須此。妻市殺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爲丹陽尹。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本傳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游團司使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囘避新（當折兩之誤）君逢艱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摭言

李符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彰寬宥乃寘於必死之地普頷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

罷祭

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湘山野錄

鬻餅者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鑪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乎曰本領既心計轉麁不暇唱渭城矣 南唐嘉話

妄傲人 恃鬻自

唐鎬

敢子有
眼肯把
君寵了
還留詩
無些子
滋味

冷繡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illegible]
唐有慕姬之言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唐
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風六骰數怒唐
彩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
遺之（開元遺事）

陳季常

只恐嗣
子一可
騎馬游
易

龍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
至溪山佳處輙住終日

臣蹇不暇被聰勢不甚負千也

修唐書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之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

胡旦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之甚薄客有譽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

狀元得第

曰一渴睡漢耳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及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牓發榜亦中首選歸田錄

新郎得壻

劉延明

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壻惟有心于延明別設一席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李呂皆氷鑑而沂公欲爲先知之用耳

王沂公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此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第一

雖皆不在愚

雅笑二

溫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禎熙校訂

諧

雅既無取深談俗亦不入時誹

蜥蜴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之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

虎代之。入水便死。小兒更之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倦游雜錄

殺社猪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猪突入端廳。端即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猪。[illegible]文詩話

社猪得好

梁生芝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者車駕臨幸適〻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者曰相公賜新第梁上生芝草爲甚脫下來膠少 詩話

鑿井

賈耽鎮滑臺城北造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令人伺之有老父至問曰誰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尅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聞之

詩

曰是井大大也（廣記）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倦游錄）

搉油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搉油以佐軍須歲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

亦有行
此昔未
可道無

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爲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
更有一利便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
禁遂止　易齋笑林

飧來未

李獻臣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陜漕罷赴闕先遣
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
甚喜欲令左右延飲乃問之曰飧來未使臣誤
意飧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

已治裴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飡來未其人
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
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爲飡獻臣掩口曰官人誤
也問早來未曾飡飯欲奉留一食耳開抄

病忘

疥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

與徙宅
義同

人人如此天下無事已

下馬而便焉矢植於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汚吾屨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素非相識那得出此不情語 戈子

吾乃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紿以米也啓門內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纍然而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

求子詩
得文無

妙在吾乃米也此便絶倒矣

慈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艾子聞而笑曰若言於晉今米言于燕乎 艾子

諱彥古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僧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墨客揮犀

妙在大喜

舊例

眉州守初視事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號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問優人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節　湘山錄

偷狗賦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曰

此僧甚呪緣可不對狗

堪作一歇語非止諸也

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擺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可顧兔之脟。侯鯖錄

甕筭

有貧人止能辦販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唐小說

党太尉

恐得是党太尉只宜金眼尉

党大尉進畫真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箔點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合類說

鑷鬚

有一郎官年老買媵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之妻恐其少為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頤頷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鬚其友嘲曰昔則髇然一翁今則公然

總天下土地皆[illegible]

捲地皮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南唐近事

蘇子瞻書三笑圖後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冠屨手足衣服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

所謂亦大矣世言侏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

荆公虱

王荆公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梭何也同列告之故公亟捕得之同列[illegible]勿殺宜有勑語獎之荆公問勑語應作何一學士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遭際之

赦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荊公大笑一本學士爲王禹偁

方相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只堪嚇鬼（豐邑蓋造凶器之地）

（翔此則狄青皆呼侯）

李璋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壁曰大丞相

甘自家笑可噴

再縱筳其管涕。有士人李璋素好譏訕。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筆談

宗如周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誤謂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尒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祗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與如州官作如州。宗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

及傑衆咸服其雅量北史

朱凝

兵部郎中朱凝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朱悅之殆忘寢食朝野僉載

劉思亭醜婦詩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推

諧

額復出口折頞靨面鼻兩眼坳如白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搥髮如掘掃帚惡癩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闒鈍粽梳髻刻畫又更醜粧頰如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順下面中不偏有領如鹽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腳皸可容筯熟視令人嘔 初學記

老野郎
語對論
附有味

處士陳既，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與居何安乎。答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裙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鑰匙已付之矣。江南野史

三畏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之，嘗云妻

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 本事記

李戴仁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叩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急取百忌曆燈下看

見周全可笑

之犬驚曰今夜有魁在房不好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閣氏慚怒而退 荆湖遺事

四畏堂

不須改三畏作四畏只甚乖謬語十堂除便是

王文穆夫人悍妬責為一品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好賓客音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 聞見錄

戲偉伎

狎戲私亦道其實神妓不知趣加不赧更歌舞一番也妙

東坡常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持鍾愛命乞詩于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　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影搖二句石曼卿松詩也　遯齋閑覽

李端端

崔崖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

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鐺。愛把姜芽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拜請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裡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雲溪友議

二臂

忽來累 白有何 評論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漢夜名
伎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
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謝師厚作襄倅聞營伎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
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
老鴉棲侯鯖錄

伯偕仲偕

宋國張伯偕仲偕形貌相類仲偕妻新粧竟怨

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又乃趨避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告之曰何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也風俗通

而長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見荀子若人如此形可想而絕倒

十分

郭功甫祥正常游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自吟

合知此
還他

誦聲振左右因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志林

橄欖

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巳甜半月矣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巳輸崖蜜十分甜蓋用此意

菜園

有人常食蔬菜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啓顏錄）

天生黑

呂惠卿語王荊公曰公面有䵴用園荽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䵴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東軒筆錄）

寓不色於一語

亦是清情

田元均

田元均在三司頗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顏強

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歸田錄）

三韭

李崇爲尚書令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崇客李元祐謂之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雞跖集）

撒胡荽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

日種胡荽。俗傳主人口誦褻語則茂。退夫撒種

客謂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不絕于口忽有客

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皇

郁中館閣中或談論則曰宜撒胡荽一𨔼江南野錄

醋浸曹公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又謂

鵝爲右軍。有士人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

曹公一甕湯燖右軍兩隻筆談

甘子布

益州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之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叙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唐新語

閣中怖螢

以蟹驚瘧

關中無蟹。秦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郎漢花大郎猻

嘲劉文樹

安西衙將劉文樹善奏對。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繙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說。密賂黃繙綽祈不言之。繙綽進嘲曰。可憐劉文樹髭鬚共頰頤別住。靣孔不似猢猻。猢猻枉似文樹。上

大笑 鄭棨傳信記

猩猩能言

後漢哀牢夷出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昔有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無他飲食

妄引書語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

森然是
在也要
說了

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

又問百姓何如曰如喪考妣上詔閤門今後武

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筆談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曰須

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

堅欲致詞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

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願官家

好將息仗衛掩口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吾常見措大受棹書袋我亦棹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玉壺清話

戲何尚之

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偃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

此兒大滑稽

嘲大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闕。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臂酣酣。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啟顔錄

侯白

隋侯白機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啟顔錄

。此亦九百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韭黄生菜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大笑而易

之歸田錄

此荀陸器一乘亦自詼捷

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歸田錄

覃得象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歸田錄

上官鼻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口。勸日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談圃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

王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䝤。敢望園內獅子乎。衆大笑。涑水紀聞

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諧。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

鼻孔撩

劉本先右貢父謂子瞻知故詩實不佳

世以癩疾鼻塌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而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后山叢談

頭閑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右拙存 跣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聊睨文瑩
置於其首。文瑩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翟巽

翟耆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秘書郎。同列多見侮
誚。時俞尚書粟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
外至。抗聲問曰。俞粟安在。衆愕然。余亦自失。翟

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郡播編

清涼傘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虚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繖也詩史

關子容

闞淵子容推宜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答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闞揖而問之彼疑闞爲攫徒因謔闞曰太子洗馬高乘魚良久復詢闞闞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鱉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闞笑曰且欲君對偶親切洎宅編

盧多損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議有蝗蟲盧

曰。某闕所有。乃假蜯蠃買只。亦聞不傷稼。蓋多損耳。文酒清話

李趨兒過庭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因話錄

戲舉自代

劉攽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

爲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歿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臂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東軒襍錄

坤賦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譽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主即傳法之沙門東軒錄

天德二對生水

水利

不作闍
晉巳妹
若作闍
音覆官
猶汝知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聞見錄

試經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闍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事文類聚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席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人曰藥有温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急事文類聚

慳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之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觔一條血一壺右件槌胷獻上伏

惟鐵心肝人留納　事文類聚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其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事文類聚

得效方

殊是惱
殊是聰明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面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則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巳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

苜蓿爲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孚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刈以餧驢也。

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怵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

容納藏腑致嘰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四臟乎 艾子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嫗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

鞋楦爲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艾子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

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予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梡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梡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如周矣。予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盡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梡。行丐於

市曰衣食父母有大公九府錢乞一文艾子

辨鈴鐸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理

不學人多駁此耶

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與車馳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文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里而絆足絛紛偶為木枝所綰則振翼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窮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

郎之足用皮乎用綷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艾子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擒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破。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

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蹦跳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鶻可以獵兔爾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腳手可以獵得他兔否 艾子

蝦蟆無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君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

此亦浚討謂也

有尾者斬吾鼠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女子

諱道字

五代時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耕川笑柳

雖貫猶同

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點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日以屎鑵對油筒宜乎點落 同前

孝經策題

有錢塘龔生爲大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龔策題云孝經一事義亦難明且如韋盼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

野曰占便宜可見張[illegible]

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旣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同前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氈蓋我氈。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俾我聽。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

我遊此誓時汝必在我先同前

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同前

本色亦自可觀

無妒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狂[illegible]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何亦怪矣 御史臺記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誦嘆不已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

婦女憂忘顧有如此者

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徜徉墻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竺未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是輪迴爲女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婣友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聞者噴飯 外紀

讀書不求了者終止此

五百畫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一之無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投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召親友萬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

讀得大風當於一笑何此老之愴耶

曰天下姓字多矣柰何姓萬自晨至今才完五百畫也

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風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若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夫默然無言但慼愴而已 事林

一首又一首

艾子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遇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尩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喝曰一首也

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暴下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王廣求騷雅乃是太儒艾子

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輙瘞之鬼輙報德或獲寶劒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綈袍而瘞之恐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

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特與秀才舞個曲破聊以報德

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投暮而宿此店竟夢幃綍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君勿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

三百甕齏甕無處消破耳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齏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内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蘇曰貧家無閑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曰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藁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靣上被此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耶

大姨小姨

劉原父晩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後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原父思報之三人會聞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

形容處　看可笑

原意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字舞得再說明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宴也曰過有弄蛇作姨讀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爲之噱然事林

伐家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事望内翰以一言爲助公

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瘠羸而有饑色曰伯夷也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

得也瘠癖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墨莊

騎雞

有一客騎驢訪友友吝不供飲食客見其家有雄雞在側乃言曰區區遠來無以為敬願借刀烹所騎驢以盡歡何如友云嘗君之賜因所願也但恐歸途之物騎去客指主人之雞曰毋妨

客歸人頻知此對他

我便騎雞去○漫錄

晝寢

一學究時時戒子弟勿晝寢一日子弟見學究方睡請曰先生戒人而自蹈之何也曰是非爾所知吾夢周公耳弟子次日故睡先生蹴之起曰吾亦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公有何言曰亦無他話只道昨日實不曾得會先生○

性緩

于嚾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燃于嚾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漸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唯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謹奉教于嚾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曰適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嚾子曰人

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資笑編

雖甲辰

按俗云人謂巧也有中

張賓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庚威在坐曰此是雖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雖甲辰　雞跖集

雅笑二

温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禎原校訂

核

或訂其所久訛或覈其所自始

行李

資暇錄曰。李字人姓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氏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逺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

使字作𡵓傳譌寫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鼻祖

鼻祖二字起於楊子雲反騷云或鼻祖于汾陽。劉德曰鼻始也按易艮爲鼻鼻始也人之胚胎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說文云引氣自畀也从自从畀而俗作鼻畀又韻去聲吡至切見四寘中原韻去聲作平聲吡迷切而俗作入聲讀皆謬試考四聲韻入聲中有此字否宋劉貢父風

疾鼻塌而蘇子瞻以顔回避孔子於塔後里人遂目其塔爲避孔子塔以調之是鼻字從去之一證也又記小說中有叔調嫂嫂嚙其鼻以自於官官疑所坐一善讞者曰第驗其鼻尚存則無罪矣官曰何也曰有庳之人奚罪焉亦是從去之一証也

岳丈

宋孫持正云俗呼妻父爲嶽丈以泰山有丈人

壻也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何耶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婦翁氷清女壻玉潤者岳丈當是樂丈之訛耳

碧紗籠

俗演呂文穆劇戲題寺壁有碧紗籠詩而不知所自也按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題詩有日上堂巳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播出鎮是邦訪

向所題巳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又寇萊公典陜日與處士魏野同游僧寺觀覽舊游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輙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長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那不知紅袖拂是碧紗籠底客也

栖隱

每見人以橘隱名齋意與客圍棊處也即竿牘中邀客手談亦嘗有用之者不知巴邛橘中之老乃是象戲決賭固與圍棊無與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

李太宰太史評余云原無尤字于石石尤二字其來必古但不得其義耳

從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啓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冊行十四字沉水中瑯環記然按婦人以夫姓爲名非也乃以夫姓爲姓而以巳姓爲名耳衛夫人自稱李衛管仲姬小印曰魏國夫人趙管皆是也然則石氏婦亦當言尤石耳

蟾蜍

人言月中有蟾蜍以爲蝦蟇也及攷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占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然則蟾蜍即嫦娥耳酉陽[illegible]云長慶中有人中秋見月光屬於林間如匹練就[illegible]之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然則段

成式亦以蟾蜍爲蝦蟇也。

霧行

世傳三人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則無恙者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人皆知之也。而不知其人爲王肅張衡馬均。見博物志

荒歉饑饉大祲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

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今荒歉饑饉大侵皆渾用。

爆竹

神異經曰。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爆烞有聲。而山臊驚憚。又歲時記曰。爆竹燃草。起于庭燎。宋范文穆村田雜府。爆竹行其序曰。此地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此聲。其詩曰。歲朝爆竹傳

自昔吳儂正用前五月食殘荳粥掃罷屋截筩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大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却退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霆吼一聲兩聲百鬼驚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頭疊床底猶有餘威可驅癘屏除藥裹添酒杯晝日嬉游夜濃睡然則爆竹皆截竹投火爆响以驚鬼至宋時猶如此今以紙爲之縛火藥其中令响盡倣炮銃之

制謂之紙炮則是而槩曰爆竹則非制矣

寒食清明

世人皆以清明寒食爲一日混用事非也荆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然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故謂冷節又謂禁烟乃琴操則云晉文公哀介子綏焚死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後漢周舉傳則云太原一

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輙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文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則所謂寒食又是冬中可竟用爲清明耶初學記云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狥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末清明是三月初然則禁火並

周制也。此說較是。是寒食清明自不同時清明取新火乃取楡柳之火以領陽氣正所謂鑽燧改火耳乃墓祭則以寒食今皆以清明矣。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寖以成俗。編入五禮。永爲定制。是一據也。

急急如律令

資暇錄曰。符呪之類。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毎行下

之書皆曰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呪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破瓜

呂洞賓謁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字洎年果六十四卒見談苑是破瓜即二八也而不知者竟以破瓜爲女子破身

至填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則悖甚矣。

無恙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勞問曰無恙乎非爲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註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

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曰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捷皂旗

吳俗謂畏內者皆曰捷皂旗而不知所解且有指玄武之侍衛執皂旗者以相嘲不知北方屬水故旗從黑耳原無畏內之義及見列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莢樹妻令綱上樹

數丈方能飛按綱妻即樊夫人[illegible]仙道少遜于
妻故也楊用修集云今世畏鬼者曰上皂筴樹
此亦有所本也然則吳俗又能皂筴爲皂旗耳

濫觴

家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于岷山其
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
不可以涉是濫觴言其始出之微也濫即泛言
其微可以泛觴猶流觴浮杯之義也唐明皇孝

經序泯絶于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濫觴甚善。近世乃指爲末流之弊。每云至今日而濫觴極矣。豈不甚謬。蓋因濫字而直以爲滔蕩之類耳

捭闔

捭。音擺。韻會注開也。廣韻擺撥也。鬼谷子書三卷。首有捭闔篇。戰國捭闔揣摩。捭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本作捭。讀。今人不知。而書作押。遂讀爲

辨闢誤甚。

蝴蝶

譚子化書曰。朽麥化爲蝴蝶。又搜神記曰。麥之化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文人因此遂謂蝴蝶爲麥所化。余嘗于香橼樹上多蟲。其形酷似蚕。大小亦類。但色正青耳。蝕樹葉至盡。遂緣窓標背吐絲作殼。友人曰。是待化矣。余曰。知其化

綠璵旦
附証

何物。友人曰。不知也。余曰。凡蟲之屈伸者。豈化
爲有翼之物。蚕之爲蛾是也。此非蛾。即蝶耳。旬
日視之。果化一大蛺蝶。文采可玩。友人曰。凡菜
蟲皆化白蝶。以此證之。果屈信之類。皆化爲有
翼也。後入南。見田野多種藍。民早灌。曰藍多蛀
蟲食葉。故澆之耳。後藍既茂。則黄蝶滿園矣。皆
蟲所化也。然則麥。豈能化蝶。以麥既朽。陰濕而
生蟲。蟲若溺蛆狀。此亦屈伸者。故久亦蛻而化蝶

耳非麥能化蝶也

徤羨

史記自敘至於大道之要去徤羨黜聰明如淳注曰知雄守雌是去徤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徤訓伉羨訓貪欲故耳今乃以爲稱美之辭曰徤羨徤羨殊失之

名諱

按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

諱傳久矣此中大能別白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既歿則諱其生前之名故曰諱則名諱之別久矣今御祭文亦曰皇帝御名及廟號則曰廟諱曰御諱即試塲中諱紙凡在天　諸聖及

宗藩皆曰諱今

上及見在諸王皆曰名是名諱二字亦了然易曉乃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至作生祠去思碑記送行上壽賀章有稱公諱某者

是直以必待之也可笑每廣衆中見人道不已恐其間有識者不覺肌生粟

起復

今人凡服闋皆言起復不知起復乃是奪情耳。

緗素雜記唐太傅房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黲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金魚袋或曰魚袋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

情不當有金寳之飾公遽謝不敏龍川志云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原指喪服未終者而言若服制已闋又何起復之有

窀穸

今世每于葬事連用窀穸之字而不知所爲援釋

名曰下棺曰窆又左傳趙子病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穸夜厚夜長夜也然則窀穸可連用而乃連用窀窆當云厚下棺則不通矣

俍子

有俍子者家貲萬金而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渚下石磧上俍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俍子前慶

此誤久矣余時有覺忽觀此大豁省字

人也見太平御覽而今說者皆誤謂郭璞以其塟亦在金山水中也

楚襄王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爲立廟號曰朝雲其曰先王嘗游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

神女賦序曰楚襄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夫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余

徘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如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既稱王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互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沈存中筆談

按神女賦。如舊本甚不順。以王玉二字互

易之便了然無疑且如王對曰亦非倫作玉對乃是耳東吳張伯起刻文選纂註遂依此更之行于世

五奴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謠娘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吃䭔子亦醉不須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崔令欽教坊記

仍之 乎下 姓一 沈自 爲美 可留

漢壽亭侯

今人見關雲長爲漢壽亭侯。每以漢爲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卽博雅家亦時有此。其謬起于三國演義。演義云。曹瞞鑄壽亭印貽之。而不受。加以漢而受。曰吾降漢也。此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爲所誤。按漢壽地名。亭侯爵名。漢有亭侯。鄉侯。通侯。如孔愉爲餘不亭侯。鍾繇爲東武亭侯。先主爲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

曹操會諸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也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爲侯名耶金陵雞籠山關廟内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于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不然其謬亂何時而已即所稱降漢一語亦甚不通操挾天子耳未嘗篡漢而稱魏至丕始禪乃更國號則當時并操亦是漢臣有何漢之可降而生此靴

足耶。今人喜言關公大節。遂以此爲美談。如痼疾不解。不知其爲陋也。余每見人稱壽亭及稱人名爲尊諱者。必爲噴飯。並揭此二條。請之通衢。恐或嫌爲好事。未果耳。然演義誤人。不止一事。自有桃園之說。而海内每見有盍三義廟者。並塑先主及關張二像于上。君臣之義紊矣。關張義士也。死者有知。其安乎哉

院本

院本止四折，其中有餘情難槩入四折者，則又有楔子。楔子止一二小令，非長套也。其牌名止有賞花時、端正好耳。四折首必仙呂，末必雙調，中二折雜用，此一定之規也。亦有二三折先用雙調而末用別調者，其變耳，十不得一也。人有見余雜劇而疑余折數少者。余曰：此元體，不可多也。又或有詰之者曰：西廂何以二十折？不知西廂是五本，正是四折之體，故每四折完則有

此是醒迷語恐看者[illegible]自明

題目正名四句如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香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鬧道場是也是一本之體已完故亦小具首尾前有賞花時二段楔子也游藉中原首折仙呂也梵王宮殿月輪高末折雙調也而尾聲終則又別取一韻以絡繹娘煞尾結之多爲承上接下之詞以引起下本如只因閑月羞花容貌幾致得剪草除根大小爲下飛虎張本是也考元劇有一事而各爲數

陔

大

本者則情同而本異如李亞仙陳琳侍護之類
余紅拂亦然有數本而共衍一事者則情聯而
本分如西廂之類余所未脱稿吳保安亦然人
自目前草草忽過不知其體而妄作妄議止可
爲識者一笑新坊刻以題目正名及絡絲娘煞
尾爲贅而删之則尤可笑又不識何物而有存
有去則更可笑又北曲無別脚止末旦外淨末
即南曲之所謂生也有副之者則曰冲末即南

曲之小生也末粧秀士或稱細酸或稱酸旦有冲旦即南之貼曰有外旦是外所扮即南老旦至今西廂舊本首折猶有外扮老夫人可考也外粧官人則稱孤粧老婦則稱卜粧村老則稱孛而淨粧旦則稱花旦或稱茶旦粧盜賊則稱邦撼之止是四脚色而異其名唱者止一人非末即旦其有前後另是人名而亦唱者是即以末旦脚色换扮之易名而不易人也餘人不唱

一句即冲末冲旦亦無唱者此自北曲之體如此今塡詞家以南名入北本有生有丑等字既已非倫而一折之中更唱迭和悉失北本一人爲椿之法使深於演北之優人固知其不可當場也反有疑余所度者若何止四折若何止一人唱若何無生而止末若何有狐卜等爲何物刺刺問余余安能人人辨之而人人解之先輩云王敬夫習三年唱曲乃度曲余謂猶少習三年做

戲許書此以俟觀者自理會

三養

司馬温公真率會相約食品不得過五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此東坡無聊而詭作好語以自諱也世之鄙吝者輒以此爲美談耳觀其與李公擇書曰云僕行年五十

皮頭妝坑西湖中直得有此

婦姉作治太尊是嬉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卽是此意又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米僅處飯畢每客一舟令僚長一人各領數伎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其富麗之

狀可想豈留心三養者耶有歌舞伎數人。毋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個搽粉虞侯欲出來祗應此恐非食不過五之筵席也乃以東坡爲口實者正當爲東坡之鬼揶揄

兒女語

世人見西廂記聽琴有聲壯聲低之語。嘆爲絕妙而不知所自。按韓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西廂

見女語小窗中喁喁正出于此然恩怨相爾汝無限意味不止小窗中喁喁也歐陽文忠嘗問東坡琴詩何者最佳東坡以此詩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東坡退而作聽杭僧維賢彈琴詩然則即韓詩猶有議者況西廂乎世人耳食知有夜郎王耳

客星

世人但知客星犯帝座之語而不知客星爲何

星按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二曰國皇星乃國星也不知爲何國人三曰溫星其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此三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閒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霓

霓人聲五歷切在錫韻沉約作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大笑曰僕常恐人呼霓

作平聲。按說文云。虹螮蝀也。雄曰虹。雌曰霓。色鮮盛者為雄。闇者為雌。故曰雌霓。

婦人萬福

今人見婦人之拜異于男子而不知其故。孫甫唐書曰。武后欲尊婦人以屈膝為拜而稱萬福。又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太后朝始拜而不跪

雖出武后亦有[illegible]采

正訛

恭以其所出對曰出大和幽州從事張建國渤
海人記

明器

禮檀弓曰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乎。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謂爲明器者善。爲俑者不仁。爲其像人而用
之也。俑者是偶人有面目似生人者。孔子善古
而非周。蓋周官冢人及夔言鸞車像人其事始

何刪此錄乃須要

於周也今直以偁號爲明器誤矣又有誤以明爲冥者則尤可笑

絶糧

人皆知孔子在陳絶糧耳讀墨客揮犀及小說摭遺云孔子去衛適陳子貢子路從道逢採桑婦孔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婦曰夫子行陳必絶糧孔子不答而徐行婦復曰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採桑娘及至陳果絶糧陳王以九

曲珠俾孔子穿之不得意謂採葉婦有先見焉使子貢子路返而詢之至採桑所婦無覓矣但見葉間聚泥一踰尺許又聚泥三子貢曰葉者木也泥者土也木旁有土其杜姓乎旁復有三意者前村有杜三娘乎適樵者過子貢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蘆塘荻渚遶華屋瑶草疎花傍粉墻行過小橋流水北其間即是杜家庄二子如其言獲見三娘焉二子述前事三娘

若果有此則春秋閒談君子流爲林
評

莞爾而笑曰此無難塗絲以脂繫蟻以腰使徐徐度之如不肯過以烟薰之二子得其術以告夫子如其言以穿九曲之珠焉二家所載微有同異大畧若此此雖齊東之言然寔是人所未聞而婦與稚皆作韻語七言詩何必始自栢梁也可爲笑端大明一統志孔子絕糧處在今河南陳州界地名桑落宋劉敞詩云四海棲棲一旅人絕糧桑落亦生憐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関

大比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啇閱民數財物豈是校士耶。

火宅僧

唐鄭熊番禺雜記云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今道士有妻謂之火居道士。亦是此意。陶穀

清異錄云大相國寺有婆曰梵嫂亦曰房老

酒戶

今人謂能飲酒者爲酒戶不知其名亦古唐人飲多者爲大戶飲少者爲小戶故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茶

宋人劇談茶品然動輒言餅最上品爲大小龍團其法云既蒸而研合諸香以爲餅想今之香

茶餠是其遺製也然則豈有佳茶耶否亦自有不今若者

籹 妝 糚

今人書梳妝字類作籹字而不知其誤按籹音米宋玉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注粔籹即環餅也唐時重九作糙籹然則與梳妝何與而渾作耶蓋妝糚二字通用既誤其庄旁米又誤其爿旁女遂混而書作籹耳其實籹自籹妝自妝

籹字見尚書

也。

榼

說文云榼酒器也。魏后多奇寶有瑪瑙榼容三升。今人以菓殺餉人皆曰酒榼矣。

緣木魚

孟子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人以爲緣木必無魚矣不知世亦自有緣木之魚按東齊記云蜀有魶魚性善緣木聲如兒啼。

答恭須
賈言

青雲

今世以登仕路者爲青雲客。謬也。按京房易古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民傳稱康早有青雲之志。陶弘景見葛洪方書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見爲遠矣。皆指在下者言。史記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言伯夷顏回得孔子而名彰。亦是聖人在下位者。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秦始皇
知瓜冬
守儒者
之多矣
舌甚乘
爾子

儒者凡
談說此
等事原
可厭笑
坑秦始
而難其
人耳

坑儒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于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㣽瓜亭

聞見錄呂文穆蒙正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亭以饐瓜爲名不忘貧賤也今優戲中有此亦是實事

心織

張耆翰林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今人但知用筆耕

王勃在羅昆衣發後每

而不知心織之語尤新

雋永

今人評文者多曰雋永知其爲味之長而已而不知所自按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注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甚美而深長也

勿勿

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

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者。故勿邊者稱爲勿勿。

胡亂

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爲之。不能完備。則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見秘書。今人凡事苟且者。稱胡亂始此。

家書抵萬金

王筠久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

只此只肅拜揖

世言家書抵萬金本此

拜禮

古者拜禮非持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頓首二稽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叩頭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俯下即今之揖也

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叢書

堯舜禹夢

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歷山。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見紀年譜。然則三聖皆有佳兆。世不知也。

東方朔母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開棄我也。徙於代。係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物志異男倩之奇。人能知之。始生之奇。以及其母之姓氏。人不知也。

四游天

今人凡於天槩稱蒼天昊天旻天上天而不知亦有分別按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

井觀

今人以坐井觀天爲常語蓋出於韓昌黎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所見者與也而不知尸子有云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

數語儘可尋味

詩參與耳非吻

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非明盇也勢使然也私妙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尸子較韓更近古而世無有用井視星者

鳩

詩鵲巢鳩居註以美鳩性拙以興女子之德純一乃埤雅云鶉鳩陰則屏逐其婦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然則鳩亦薄倖徒耳

五風十雨

俗諺言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此語出王充論衡又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旬日一雨雨必至夜京房易候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時若之應則其來又遠矣

雜書難信

凡考據固宜精尤宜確若穿鑿以示異無取也

俗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蓋皆謂無端而波及之意以救火當竭池水索

樣必踐林木也而廣韻則云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故云然則林木豈亦人名耶或果有池仲魚為火燒而此諺決不由此也又落霞與孤鶩齊飛是滕王閣詩序警句謂霞之落恰與鳥同飛故風景可思耳而或有謂落霞是水中小鳥者兩鳥齊飛句煩無味攷之落霞固是鳥名而此句決不指鳥也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雖不知何許人而其為人名

無疑者乃註之者有謂林中逢回祿故曰林回記焉開之先生曾譚及此余戲曰君如此解莊子之林回即詩家之野燒開之為之大笑諸如此類皆穿鑿可笑世所行訂訛考誤之書頗有此

十端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

此亦足
豈用心

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家所解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十脡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夏少沮（淵山野錄）然則二端乃是一疋今書札卑者以一疋爲一端謬矣猶雞言兩翼鵝言兩掌皆一隻也曾記友人有以十盤餉有司者友人亦雅士遂書其剩二十盤有司受之別

而出忽聞詬誶之聲與皂旁午言所逃止得十蟹而官人閱刺乃二十蟹有毘之者友人大笑爲更買十蟹益之古義之不可行於今也久矣

牽牛

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見荆楚歲時記世但知織女嫁牽牛

牽牛之取親負債也